

<<异闻录1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异闻录1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0456665

10位ISBN编号：7540456663

出版时间：2012-8

出版时间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王雨辰

页数：326

字数：41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异闻录1>>

内容概要

一个是为了生计奔波的报社小编，一个是不工作却四处旅行的怪人。有人称他们的组合是中国的福尔摩斯和华生，还有人说他们的经历堪媲美《聊斋志异》。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嚣的都市之间，探访各色光怪陆离的诡谲世界，这里有离奇到匪夷所思的可怕罪案，也有暖人暖到心窝里的动人传说。最独特的故事，十分惊人的恐怖天赋，老练辛辣的文笔，不露痕迹的铺陈，成就了这部脍炙人口的悬疑经典——《异闻录》。

如果说作者王雨辰用一个个离奇故事反映了人和社会的阴暗面，那么在那些阴冷的背后，更多的是作者对幸福生活、人间真情的渴望。

<<异闻录1>>

作者简介

王雨辰

80后悬疑天才，中短篇悬疑小说之王。

天生敏感，喜好天马行空的神游，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，具备惊人的恐怖天赋，文思缜密，笔法老练，擅长不露痕迹的铺陈，编织诡谲到令人窒息的氛围，然后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转身，惊起你一身冷汗！

<<异闻录1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夜 食指
- 第二夜 半脸人
- 第三夜 油
- 第四夜 八尾猫
- 第五夜 手术刀
- 第六夜 返魂香
- 第七夜 七月半
- 第八夜 奇案之钉刑
- 第九夜 猫婴
- 第十夜 水猴
- 第十一夜 独眼新娘
- 第十二夜 窥
- 第十三夜 老屋
- 第十四夜 七人众
- 第十五夜 镜妖
- 第十六夜 影噬
- 第十七夜 米婆
- 第十八夜 山神
- 第十九夜 债
- 第二十夜 房祸
- 第二十一夜 双界湖
- 第二十二夜 魔术
- 第二十三夜 解剖师
- 第二十四夜 平安夜
- 第二十五夜 怨崖
- 第二十六夜 船虱
- 第二十七夜 合唱团
- 第二十八夜 开眼
- 第二十九夜 蛊
- 第三十夜 买衣
- 第三十一夜 吴钩
- 第三十二夜 缩头
- 第三十三夜 龙蛇
- 第三十四夜 钱眼

<<异闻录1>>

章节摘录

第十三夜 / 老屋 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，打扰了我的清梦。我勉强睁开眼睛一看，居然是消失很久的纪颜的电话。

“你小子还知道找我啊。”

我还以为你挂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了。

“别说了，快来我这里，有些东西绝对是你感兴趣的。”

接着，他说出邻近的一个城市名。

“你没开玩笑吧，要我坐火车过去？”

“来不来随你。”

反正我叫落蕾帮你请假了，火车票也让她帮你买好了，估计她很快就会去你家。

记得速来，我等你。

电话那头成了忙音。

我刚想咒骂几句，门铃响了。

收拾一下一看，居然真的是落蕾。

她把火车票拿来了。

“你和我一起过去吗？”

“我边用毛巾擦着脸边问。”

落蕾摇着头：“没时间，我在赶专栏，而且纪颜说了，我最好别去。”

说完便去社里了。

我狐疑地看着她的背影，也不知道纪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既然火车票都送来了，自然不好不去。

虽然车程不长，但也要五六个小时。

随意准备一下带上笔记本，我便上路了。

火车上的午饭既贵又难吃。

一下火车，我就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
纪颜只是招呼我快来，似乎很匆忙。

我们打了个面的。

这个城市是个新近开发的县级市，交通还不是很发达。

给我最直接的感觉是这里的空气很压抑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着一种很悲观的色彩。
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在车上我忍不住问他。”

纪颜想了想，还是告诉了我。

“昨天夜里警察发现了一具男尸。”

这个男人在失踪人员名单里已经一个月了，一直找不到，昨天晚上他被人发现在一所废旧的房子里。

那所房子很久没人居住了，房子的主人暂时还没查明。

最有趣的是这个人的死因。

他是被活活饿死或者说是被渴死的，而且房子内十分干燥，温度也高。

再晚些日子，他就快变成木乃伊了。

“这很简单，他或许是被人绑架在那里啊，结果绑匪可能出于报复或者别的原因让他死在那里。”

“我觉得这事没什么稀奇。”

“现场没有任何人的足迹，所有的指纹都只有他一个人的，全部集中在水龙头、窗户和门内把手上。”

但门和窗子都没上锁，这里的供水还没有完成各家各户独立水表，所以进去的时候里面是有水的。

他的身上也有钱。

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死法死在屋子里。

<<异闻录1>>

”纪颜一边说着，一边拿出几张照片。

第一张是现场的，尸体谈不上难看，死者穿着黑色夹克和灰色直筒西裤，是半趴在地上的，看不清楚脸。

不过手和其他部位都像极了风干的腊肉。

第二张是死者脸部特写，很显然，他死前带着巨大的痛苦，他的皮肤因为过度脱水而呈一种暗红色，皮肤干燥得如同烧尽后的木柴。

后面的几张是那所房子的照片，房子是20世纪80年代造的旧式楼房，一共两层。

门口还有一个不大的院子，用几根篱笆围着。

房子是用红砖砌的，那红砖如同刚吸过血一样，分外妖艳，我看得很不舒服。

直到最后一张，我看到二楼的窗户旁边依稀有个什么东西，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人形。

”你看了这张吗？

”我把照片给纪颜。

纪颜点点头，并说他也很有意这张。

我们的目的地其实是在一座巨大的工厂里，这座工厂在二十多年前还是效益很好的，应该是做化肥的。

但这里逐渐萧条了，以前数千人上班的景象不见了，这种工厂一般都像一个城市，工人及其家属都在里面，包括一些商店、娱乐地点，总之他们几乎可以不用迈出工厂，而完成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
厂路两边种着许多树，因为没人护理，路边的杂草都长到快一人高了。

两边几乎都是职工宿舍或者是他们自己搭建的平房，但行驶了这么久，我几乎看不到几个人，偶尔能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如雕塑一般坐在门口，旁边趴着一条同样没有朝气的狗。

如果要找一个词形容这里的话，我觉得用”荒凉”最好不过了。

开车的司机是这里的第二代了，他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一大半。

他说大部分人都出去了，出去的有混得好的，也有混得差的，他不愿意出去，但也不愿意混吃等死，于是搞了辆车，好歹还是可以糊口的。

大概开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我们的目的地。

那所房子比照片上看上去要新得多，不明白为什么说它常年没人居住。

”就是这儿。

”纪颜和我下了车，指着房子说。

司机看了我们一眼，古怪地说：”你们来这里找人？

”不。

啊，也算吧。

”纪颜看了看房子回答司机。

”这房子很多年没人住了，前些日子还被发现有人死在里面，你们小心点为好。

”司机说完倒车走了。

望着绝尘而去的汽车，我总觉得这地方让我很难受。

天气不算太糟，但这里由于长期作为化肥加工的地方，污染已经很严重了，即使已经停产很多年，仍然弥漫着刺鼻的味道，天空总是灰蒙蒙的，旁边疯长的树木失去了本身美化环境的作用，显得非常狰狞。

房子前面已经被警察用横条围了起来，但居然没见警察看守。

纪颜看出我的疑惑，告诉我负责案子的是他的朋友，因为比较棘手和诡异，自然叫上了他，而且纪颜以妨碍工作为名把其余警察支走了，房间里大部分证物也被采集掉了，所以我们大可以进去好好调查看看。

或许当时我和纪颜都没想到，我们会在这间房子里待上多长时间。

推开木制的篱笆门，我们走进了老屋前面的庭院，这所房子与其他的职工住房如此不同，我突然对这所房子的主人感到了好奇。

纪颜说，警察通过初步调查，知道了这所房子是厂里一位退休工程师的住房。

工程师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学成归来，经历”文革”后，在这座工厂任职研究新化肥，退

<<异闻录1>>

休后曾经和妻子还有儿子住在这里。

后来老教授在这里病逝，妻子也紧随其后，他们的儿子把房子封了后就不知所踪了。

房子里居然没有一点霉味，也对，从照片上看那男人的尸体没有发生严重的腐烂。这种天气，长久无人居住的房子保持干燥实在要感谢守房人了。

从门往里望去，是一条阴暗的甬道，门一带上，房间里的光线最多只能照到两三米远，白天尚且如此，夜晚的黑暗程度就可想而知了。

甬道大概一人半宽，我走前面，纪颜跟在后面，两边是刮过瓷的水泥墙，摸上去异常光滑。

我一边摸索着墙壁，一边朝里面走去。

大概走了一半，前面左转是一个房间，我刚想进去，忽然感觉右手摸到一种异样的东西，非常冷，而且有一种特别的僵硬感。

我突然想到，前些日子在超市里摸到的冻肉就是这种手感。

心里一惊，我猛地转过身，正好撞在后面纪颜的额头上。

两人同时蹲下摸头。

“你干什么啊，突然转身。”

纪颜抱怨道。

我只好跟他说刚才我感到些很奇怪的东西。

纪颜一边用手掌心揉着脑袋，一边笑着说：“看来带你来的确是个明智的选择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我好奇地问。”

“这案子显然很古怪。”

你没注意平时看警察破疑案都带着狼狗啊、工具之类的吗？”

“……”看来他把我当测试工具了。

我一赌气走进了左边的房间。

与外面狭窄的甬道相反，里面很宽敞，而且家具一类的都保持得很完整。

靠墙角摆放着一套旧式沙发，不过已经很脏了。

房间整个呈长方形，沙发的对面墙壁两米高的地方挂着一个很旧的吊钟，黄色的圆形钟身，是需要人工上发条的，但早就停了。

这个房间估计是用来待客的。

我们没发现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，只好退了出来。

甬道右边是另外一间房间，门口就是通向二楼的楼梯，这间的布局和刚才那间基本一样。

我看见地上用粉笔画出的一个人形，看来那个男的就是死在这里了。

整个房间要比刚才的压抑很多，光线也要更暗淡。

进去后正前方有一扇玻璃推窗，窗户上有一层细灰，清晰地留着几个杂乱无章的手印，看来是死者的

。

他那么急着想推开窗子做什么？

呼救？

逃跑？

或者是为了躲避什么？

不过都不得而知了，他已经死了，我们只有在这里一点点地调查，才能知道真相。

从房间出去后，甬道的末端两边分别是厨房和卫生间，我还洗了一下手，看来果然是可以出水的。

二楼应该是寝室，上面更加暗了，几乎可以用“伸手不见五指”来形容。

楼梯很高，全木制的，不过很牢固，远不如我想的那样踩上去嘎吱作响。

上面有三个房间一字排开，看来是工程师一家每人一间了。

我看着中间的房间，开门走了进去。

这间比起下面的要狭窄许多，只有一张简单的单人床和一张摆了台灯的书桌。

我随意看了看抽屉，里面有一本日记，我惊讶警察难道没有仔细看，他们实在太粗心了。

纪颜似乎在外面说话，我把日记放进笔记本包走了出来。

<<异闻录1>>

“看来这所房子真的什么也没有呢。

那男人的身份我朋友还在查，看样子应该不是本地人，因为他们询问过很多人，都说不认识他。尸检还在进行中，暂时没什么线索。

“纪颜把电话关上说。

“依照你看，这房子有问题吗？”

“我靠着书桌问。

“不知道，我倒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

“说着他走到旁边的房间去看了。

我把日记本拿在手里，很厚，红色的硬塑料外壳上面写着几个字。

“给最爱的冰冰。

“我小声念着，忽然听到了同样的一声“冰冰”，我以为是回声，又念了一次，却只有我自己的声音。

单人床上铺着一层被单，上面还印着已经暗淡了的红色的“奖励”二字，估计应该是那个时候厂里奖励给工程师的。

我看着黑黑的床底，忽然想看看下面有什么。

我慢慢地蹲下去，谁知道蹲下去也很难看清楚。

我不得不趴到地上，用手机做光源慢慢向里面探去，结果除了一双用旧的解放鞋外什么也没有。

我刚关上手机灯想爬起来，忽然感觉到有人呼吸，而且是那种近在咫尺的呼吸，像寒风打在我脸上，而且有一阵臭味。

我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高声叫了一下纪颜。

纪颜很快过来，忙问我怎么了。

“床，床下有东西，我感觉到有呼吸，正好吹在我脸上。

“我忍不住全身发抖，说话都不利落了。

纪颜狐疑地看看我，掀开床单，什么也没有。

“什么也没有啊，是不是只是一阵风罢了，或者是死老鼠之类的。

里面我什么也没看见。

“说着站起来拍拍腿。

“哦，什么也没有。

“我也站了起来，但又想，什么也没有？”

我明明看见有双解放鞋啊，怎么什么都没了呢？”

我又看了一次，果然床下空空如也。

这下我自己也不确定刚才在那种情况下是否看见那双鞋子了。

“下去吧，好像没什么可疑的，我们先去招待所休息一下，你这么远来也累了。

“纪颜看了看表，“都快五点了。

“我点了点头，把日记收起来。

正当我们要下楼的时候，我听见钟响了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嘶哑而刺耳，如同葬礼上的丧钟。

我和纪颜对望了一下，马上下楼，奔向那间挂钟表的房间。

已经响了五下了，钟还在敲打。

当我们进去后，发现墙上没有钟，甚至连钟曾经挂过的印记也没有，似乎钟从来就没挂在过上面。

我们只好去另外一个房间，果然，钟挂在了这里，同样是两米多高的距离。

这时候已经响了十二下，钟声停住了。

那个钟是发条式的，没有人上绝对不会走，更不会响。

难道在我们上楼的期间有人进来，并且取下钟上的发条再挂在这个房间？

而且我发现房间的布局似乎正在慢慢变化，最关键的是地上原本用粉笔画着的尸印不见了。

整个房间如幻象一般，我和纪颜犹如处在海市蜃楼中。

渐渐地四周像水面波纹一样浮现出许多东西：一架钢琴，几个书柜，然后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走了进来。

<<异闻录1>>

他面带微笑，穿着无袖高领白色羊毛衫，一脸长者之貌，戴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，很慈祥。

钢琴前坐着一位少年，很清秀，十五六岁，正认真地弹奏。

男人似乎在和孩子讨论着什么，说得极为认真，并抚摩着孩子的头，孩子也很用心地听着，场面看上去很温馨。

我和纪颜就在旁边，被眼前的景象迷惑了。

我暗想，难道这个男人就是那位教授工程师？

接着，男人出去了，孩子目送着他出去。

忽然孩子的脸变得极为狰狞，那绝对不该是一个少年拥有的相貌。

更令我胆寒的是，他居然不经意地看了我们一眼，那眼神非常阴暗。

我看看四周，本应该什么都没有啊。

幻象很快消失了，四周恢复了平静。

我和纪颜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，一身的汗。

“走吧，这房子果然有问题。

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早上再过来，六点以后这里阴气太重了。

”纪颜看了看四周，催促我快走。

我们穿过甬道，走向门口。

背着光我才发现，甬道是用红色的木头制的，狭长地通向大门，犹如一根细长的舌头。

纪颜转动了一下门把手，然后皱着眉头又试了一下，他转过头说：“门居然锁住了。

”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连忙走到其他房间，果然，所有连接屋外的出口都打不开了，包括窗子，而且房间的温度居然逐渐在升高。

我走向厨房和厕所的水管处，发现刚才进来还能出水的水管，现在一打开只能发出尖利的类似鸭鸣的叫声，在空荡的房间里回绕。

我郁闷地把龙头拧死，才听不见了。

“《本草纲目·鳞部》记载“蛟之属有蜃”，“能呼气成楼台城郭之状，将雨即现，名蜃楼，亦曰海市”。

”他脱掉外套，把袖子卷起来，站到大门口，口中念道。

“你在念什么？

”我对古文不是太明白。

“有种怪物叫蜃，它们很大，而且常人根本看不见它们，据说形同鱼类，长着两条很长的触须。

它们经常在大雨来临时变化为房屋引人进去，然后把人吞食掉。

”“你是说这房子？

”我四处看了看，莫非我们在怪物肚子里？

“对，但也不肯定，因为这房子已经存在很久了，蜃不过只能变化出虚物。

但我必须试试，要不然以这种温度，过不了多久我们会活活变成干尸了。

”纪颜拿出两个MP3，一个给了我，叫我戴上耳机。

我狐疑地接过来，放开一听，居然是经文。

“如果是蜃作怪就应该只是幻术，里面是《大悲咒》。

佛曰，诵此陀罗尼者，不受十五种恶死：（1）不为饥饿困苦死；（2）不为枷系杖击死；（3）不为冤家仇对死；（4）不为军阵相杀死；（5）不为虎狼恶兽残害死；（6）不为毒蛇虻蝎所中死；（7）不为水火焚漂死；（8）不为毒药所中死；（9）不为虫害死；（10）不为狂乱失念死；（11）不为山树崖岸坠落死；（12）不为恶人魔魅死；（13）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；（14）不为恶病缠身死；（15）不为非分自害死。

所以还是可以暂时护佑我们一下。

”果然，戴上后虽然听不懂，但心情已经好了很多，感觉也没刚才那样烦躁了。

纪颜也戴上了，并且左手按在门把手上，右手咬破后用鲜血在门上写了些什么，总之我是看不明白。

<<异闻录1>>

接着他用力向后拉，门居然拉开了只能让一人进出的小缝。

“快。

”纪颜做了个赶快出去的手势，我连忙跑过去，忽然感觉身上背的包一轻，原来是日记掉出来了。

我下意识地弯腰去捡，却看见甬道二楼的楼梯上站着一个人。

……

<<异闻录1>>

编辑推荐

中国版《福尔摩斯》，现代版《聊斋志异》 悬疑天才王雨辰问鼎之作 知名漫画家玉烟先生倾情加盟，诡谲世界盛大呈现。

<<异闻录1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